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八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獸部四

獼猴

果然

增獼附

獼

獼

獼

增白澤

增角端

增獼

獼猴一



原毛詩草蟲經曰獼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

在成反

獼獼猴駿捷也其鳴噉噉而悲 增本草釋名曰

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望善於候

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爲母又訛母爲獼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爲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廐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梵書謂之摩斯咤

本草集解曰猴狀似人而頰陷有嘆

音歎藏食處也

腹無脾以

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豎行聲嗃嗃若欸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者使坐杙上鞭撻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

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獮也似猴而大者獮也大而尾
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狢也似狢而大者果
然也似狢而小者蒙頌也似狢而善躍越者獼騶也似
猴而長臂者猿也似猿而金尾者狨也似猿而大能食
猿猴者獨也 原抱朴子玉策記曰山中申曰稱人君
猴也猴壽八百歲 增又曰獼猴八百歲變爲猿又五
百歲變爲獮又一千歲變爲蟾蜍 元康地記曰猿與
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 瓜哇國山多猴不畏人呼

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二大猴先至土人

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胡孫脂人摘去

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原爾雅曰累猴似猴南海人

名爲累猴也攬似犬母猴也色倉黑能攬持人好顧盼

也胛攬父善顧雖印鼻而長尾

雌似獼猴而大蒼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

岐鼻露上向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

又曰豹反女滑

無前足狙攬屬也

據反竭

如豹而形似獼猴多鬚奮迅其頭能舉石以摘

於人也又曰蒙頌似猴而小紫黑色可畜以捕鼠勝

猫 增蒙頌一名蒙貴乃雌之又小者也 獾純牡無

牝故又名獾父亦曰狻獾善攝人婦女爲偶生子又神

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獾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

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獾類而牝牡相反

者 獾名曰猿獾又名馬化 虞按郭璞云建平山中

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

焉狀如禺長臂善投石名曰舉父即此也 原說文曰

穀火屋反類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 增獨似獾

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諺曰獨一鳴而猿散或云即黃腰也 狨狀大小類猿長尾作金色俗名金線狨輕捷善緣木甚愛其尾人以藥矢射之中毒即自齧其尾也宋時文武三品以上許用狨座以其皮爲褥也 狨毛柔長如絨可以藉可以緝故謂之狨而猿字亦從柔也或云生於西戎故從戎也猿古文作獼象形今呼長毛狗爲猿取此象 獼狨說文作獼獼乃蝮蝱之屬黑身白腰如帶手有長毛白色似握版之狀蜀地志云獼

猢猻似猴而甚捷在樹上欵然騰躍如飛鳥也 原劉欣

期廣州記曰猢猻母似猿無尾見人若慙屈頸叩頭打殺

得風還活

詳狸

增莊子曰今取猿狙而衣周公之服彼

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慙 原楚辭曰獼猴兮熊羆慕

類兮似悲 增西京賦曰杪木末獲獼猻 郭璞江賦

曰迅蜚臨虛以騁巧孤獼登危而雍容

獼猴二

增莊子曰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
王命相者趣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
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 列子曰宋有狙
公愛養狙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衆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原韓子曰燕
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
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
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

觀也 增淮南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名其鄰人以爲狗

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皆據地而吐之此爲未始知味者也 原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

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擅長卿爲沐猴

與狗鬪盖寬饒奏免之 增抱朴子曰滕永叔常畜一

大獼猴鎖著牀間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後百許日有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

傷血流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搜神

後記曰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
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
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
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恰甚可愛笑語如人 南
史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於
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天監
起居注曰林邑王范績乞內附爲臣兼獻白猴一頭

汀州志曰唐大歷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近鄰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亟走救火於是羣猴脫去野人間話曰蜀中有楊

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廐胡孫絕維上殿閣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監奏千度能弄胡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內廐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悅厚賜千度內臣因問其教之之術對曰胡孫乃獸實

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耳 湘山

野錄曰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
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
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狙事罪
止於流

獼猴三

原抱梁

升木

袁叔俳諧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圖
身失所羈勒人間馴纓服制惟意所牽

登楹而邀抱梁而眠拾撫遺餘恣口所便
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猿屬也孫炎注爾雅曰猱母猴

也

丹脣赤足

上傅休奕猿猴賦
下江乘地記並詳猿

騎牛

服鼠

郭頡謂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

君明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

衆賓悅服王充論衡曰蚊蟲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

於蚊蟲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服於鼠爪不利也

蟲質

獸身譙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

增孫供奉

尾君子

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
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

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

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

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清異錄

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猿父

王孫

嘉祐雜志猴部

頭猿

父也

一名狙

一名優

服

孫一名

擘鳶

侵黍

昔人有

畜子

母猴

一日

鳶飛

下

胡

孫哀鳴

不食

徑於

厨中

取肉

一片

戴頂

上往

中庭

似有

所

衆見之

甚爲

快意

神仙

傳有

人種

黍山

中患

獼猴

食

之

見羣猴

便大

喚語

之曰

已白

介君

教莫

侵食

黍此

人明

日

緣柱

滿山

山上

見梅

堯臣

詩

二程

遺書

程伯

淳遊

爲

迎一絕

曰聞

說獼

猴性

頗靈

相車

來便

滿山

如拳

若

迎

效崇安

志武

夷山

多獼

猴其

小者

爲鮓

噉羹

異物

志南

效

僅如拳

下見

猴一

本

草

集

解

爲鮓

噉羹

異物

志南

方人以獼猴頭爲鮓
臨海異物志安家夷好噉猴
頭羹
謗言人能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膾

獼猴四

增詩唐杜甫從人覓小胡
孫詩曰人說南州路山猿樹
樹懸舉家聞若歛爲寄小如拳
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
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
宋梅堯臣詩曰嘗聞養

騏驥辟意繫獼猴供奉新教藝
將軍舊病偷聊看緣柱
杪尚想旁崖頭更祝南州使如拳
試爲求
蘇轍山胡

孫詩曰山胡擁蒼翠兩耳白茸茸
野樹啼終日黔山深

幾重啄雞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
容黃庭堅詩曰直宜少陵覓未解柳州憎婢喜常儲
粟奴顛屢掣繩

原賦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

屈竒道淵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爲有王孫之狡獸形

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瞳崖隅

五流以眩乎盼反卹視職戢反睫以眖乎悅反瞤乎迷反突烏決反

高目而曲頰儼反眊乎久反歷而隳離鼻許解反齶許候反

以𪔐吸𪔐許夾耳聿役以適摘知口𪔐呼𪔐忝𪔐以𪔐則

反齧齧齧制狹齧而齧以齧足齧妍齧卑齧崖齧以

齧獻齧嚙齧染而齧而齧葉𪔐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

於胃脾蹠兔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呶或古𪔐反𪔐而

𪔐又𪔐的𪔐火𪔐歷其若啼姿僭呼𪔐店而𪔐貢𪔐音𪔐豁

𪔐閱以瑣𪔐貽𪔐菖𪔐苑𪔐子𪔐公而𪔐覓𪔐錫𪔐阮𪔐而

反𪔐而𪔐𪔐𪔐𪔐生深山之茂林處蘄巖之欽崎性獮猜

而獮疾態峰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裊之長枝

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

而登危若將頽而復著紛紜

黠

紜以陸離或羣跳

反土弔

而電透或瓜懸而瓠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對足而登跂

互攀攬以狂接負儵眴而奄赴時遼落以蕭索乍睥睨

以容與或蹂躞

決

以跳迸又咨陬而攢聚扶欽崙以揀

陳掾

勅綠反

躡危臬而騰舞忽踴逸而輕迅羗難得而覩

縷同甘苦於人類好哺糟而啜醢乃設酒於其側競爭

飲而跼

反火綠

馳顛

反火蜀

陋醢

反火侯

以迷醉矇眠睡而無

知暫拏髯

子公反

以縵

火結反

縛遂纓絡以縻羈歸鎖繫於

庭廐觀者吸咽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

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

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

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睥似巧言而僞真整衣冠而偉服

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眄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

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紕雖近習而不親

增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曰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

呶啮啮疆疆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
藉披攘禾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實其
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撓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
居山山恒稿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

果然一 猶附

原吳錄地里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獫狁一作

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

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弓射之剥取
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南州
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
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
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
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
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溫煖增國史補曰果然猿屬頰
有髯髯黑性好理髯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取一果

然數十果然可得蓋聚族而啼殺之不去 夷堅續志

曰果然似猿而差大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爲射中者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可謂仁義之獸矣 果然

九真土人號曰歌然 本草釋名曰大者爲然爲禺小

者爲狢

或作歌鼪

爲蜚

或作獼

南人名仙猴俗作猱獠

本草

集解曰爾雅蜚仰鼻而長尾即此也毛采斑斕尾末有岐雨則以岐塞鼻古者畫蜚爲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或言猶豫之猶即狢也其性多疑見人則登樹上

下不一甚至奔觸破頭折脛故人以此心疑不決者而俗呼騃愚爲癡獠也 段氏遊蜀記曰戎人進果然禱阜褐碧三色相間

果然二

原賦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餽唯皮爲珍

原啟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禱啟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黑豹青獠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

綸愧煖挾纊慙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
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一

原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 又曰猩猩知人名
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
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
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
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

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歸終

神獸

蜀志曰封

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得其味

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增裴炎序曰阮汧曾使封溪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間嘗有數

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則知設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殺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之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頻輸

原華陽國志

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廣志曰猩

猩似狢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 括地

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也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

之獸生在野狀如狢子民人捕取交趾武平興古有之

增水經注曰猩猩猿形人面顏容端正善與人音聲

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之窮年無厭

可以辟穀 逸書曰猩猩肉食之令人不昧 本草釋

名曰猩猩能言而知來猶惺惺也 羅願爾雅翼曰古

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無膝羣行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

據羅說則似乎後世所謂野女野婆者也

唐蒙博物志曰日南

有野女羣行覓夫其狀白色徧體無衣襦周密齊東

野語曰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

媼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蓋膝

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

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符篆也

合二說與羅氏說觀之則

野女似即猩猩矣又雄鼠卵有文如符篆治鳥腋下
有鏡印則野婆之印篆非異也

獨異志曰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
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
開囊放之狺狺悲啼而去雲嶠類要曰宋太祖平嶺
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
所載不同

猩猩二

增詩宋黃庭堅詩曰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又曰

桄榔葉暗檳榔紅朋友相呼墮酒中

原贊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
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增銘唐裴炎猩猩銘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
智不踰身

鬚鬚一

增本草釋名曰爾雅作狒說文作𧆇從昌從囟從内象
形許慎云北人呼爲土螻 方輿志曰狒狒西蜀及處

州山中亦有之呼爲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去皮閩中沙縣幼山亦有之呼爲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魃也 鄧

顯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食之 羽獵賦曰

蜀噪陽 張衡元圖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 吳都賦

曰嚮嚮笑而被格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州靡國獻嚮

嚮 本草集解曰宋建武中獠人進雌雄二頭帝問土人丁鑾鑾曰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獼猴有尾能人言

如鳥聲善知生死力負千鈞反踵無膝睡則倚物獲人
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
抽手以錐釘其唇著額候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爲頭髮
血堪染鞞及緋飲之使人見鬼帝乃命工圖之

髯髻二

原掩目

反踵

山海經其狀如人而長黑身有尾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其目交趾及南

康郡山中有大者丈餘

說文曰嚮嚮

山都曰嚮嚮

人身反踵自笑嚮音愚玉篇音扶沸反

俗呼山都也

梟羊

說文曰嚮嚮一名梟羊

如人

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如麂

說文曰嚮嚮如麂善登木

鬚鬚三

增贊晉郭璞鬚鬚贊曰鬚鬚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蓋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貂一

原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色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魏畧曰扶餘國出貂 魏志曰烏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魏書曰鮮

卑有貂鼯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爲名裘 增本草釋名
曰貂亦作鼯羅願云此鼠好食栗及松皮土人呼爲栗
鼠松狗 原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
皮詣闕朝賀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
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增五代史曰耶律德光脫白貂
以衣晉高祖

貂二

原啟梁簡文謝勅賚貂坐褥席啟曰東瀛美毳不著馬

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
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十種李頌漢被
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弘慈連類聖澤

鼠一

原易曰艮爲鼠

爾雅曰鼯鼠

墳地中行者

鼯鼠

以類裏藏食

鼯

鼠

有毒螫

鼯鼠

鼯音斯

鼯鼠

似鼯赤黃色大尾

鼯鼠

江東呼爲鼯

鼯鼠

音幼

鼯鼠

時音

鼯鼠

音吠

鼯鼠

鼯音色好在田中食穀豆

鼯鼠

鼯音問

鼯鼠

音終

鼯鼠

音終

豹文鼯鼠

文彩如豹漢武時得此

鼯鼠

音孤窺反似鼠而蒼黑色在樹

木
鼯鼠夷鴟

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

增本草釋名曰

鼠尖喙善穴故南陽人謂之鼯音錐鼠其壽最長故俗稱

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爲

家鹿 原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

從鼠鼯鼠出胡地可作裘鼯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

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能先人 又曰鼯鼠伯勞之所化也鼯鼠令鼠也

增令玉篇

作鼯鼠屬廣韻斑鼠也

原本草曰鼯鼠世中一名隱鼠形如鼠

而無尾黑色長鼻 增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垆故

得諸名 隱鼠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則死 田鼠

類鼠而肥多膏旱歲爲田害 鼯脚絕短僅能行尾長

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 月

令季春田鼠化爲鴛夏小正八月鴛爲鼠是二物交化

如鷹鳩然也 原莊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 廣志

曰白猿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鼯鼠深目而

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爲裘今常名

其裘爲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爲羣害穀麥善走凡狗不得惟鼠狼能得之 增黃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

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即詩所謂相鼠有體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謂之鼯鼠遼人呼爲鼯狸或以鼯狸爲竹鼯狸獾者非亦名令邦 黃鼠狀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狀者則牝牡所居之處秋時畜豆粟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村民以水灌穴而捕之味極肥美

如豚子而脆皮可爲裘領遼金元時以羊乳飼之以供
上膳以爲珍饌千里贈遺最畏鼠狼能入穴銜出也北
地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鼯鼠抱朴
子言南海白鼠毛可爲布也百感錄云西北有獸頭黃
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不可卒得土
人呼爲瞎撞亦黃鼠類也 宣大間產黃鼠土人珍之
凡捕之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
其有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 原毛詩曰相鼠刺無禮

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
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又曰碩鼠碩
鼠無食我黍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鼯鼠也許慎云
鼯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
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
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序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
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
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記也 增鼯鼠居土穴樹孔中形大於鼠頭似兔尾

有毛青黃色與鼯鼠俱爲田害鼯小居田而鼯大居山

也范成大云賓州鼯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之

入藥名鼯鼠肚 碩大也似鼠而大也關西方音轉鼯

爲鼯訛鼯爲雀蜀人謂之鼯鼠取其毛作筆俊亦大也

原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

耳其音如嗥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增按

許慎說文云鷖飛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從

鼠以似形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礪墜故謂之鷖俗謂痴物爲鷖義取乎此亦名鼯鼠與螻蛄同名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人捕取皮爲暖帽按郭氏注爾雅云鼯鼠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後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即此也其形翅連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龍眼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原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礪鼠在

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

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卧之可以却寒其皮可

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此尾所在鼠輒入此聚

束皙

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增神

異經曰南方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

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

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

出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死織其毛以爲布名火浣布

原南康記曰南康英山石室號金堂內金色有金鼠

時見 魚豢魏畧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增土撥鼠生

西番山澤間穴土爲窠形如獺土人掘取食之魏志云

大秦國辟毒鼠似近此也 按唐書有鼯鼯音駝鼠鼯

鼯言其肥也唐韻作鼯音僕鼯俗訛爲土撥耳蒙古人名

荅刺不花皮可爲裘甚暖濕不能透 原晉太康地記

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穴入

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爲牝牡 增郭璞曰其鳥爲鵲

其鼠爲鼯 原梁州記曰智水北智鄉山有仙人唐公

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

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

所謂唐鼠者也

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鷄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吐腸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增竹鼠嶺南所珍其狀類松鼠大如兔亦曰竹鼯重可

二三斤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難 竹鼯亦名竹狔

鼯狀其肥狔言其美也

燕山錄曰煮羊以鼯煮鱉以

蚊物性相感也 本草集解曰鼠類頗繁爾雅說文所

載後世不能悉知

鼯鼯鼯鼯鼯鼯鼯八鼠皆無攷証

後世所知者二書

或未盡載可見格物無窮也

鼯鼯

音離艾

孫愐云小鼠

也相銜而行

按秦記及草木子皆載羣鼠數萬相銜而行以爲鼠妖者即此也

鼯鼯

音勑精

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

鼯鼠今契丹交河北地

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

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即蹙仆此即蹙

鼠也

詳比肩獸

鼯狀似鼠而身長尾大黃色帶赤其氣極

臊臭許慎所謂似貂而大色黃而赤者是也其毫與尾

可作筆嚴冬用之不折世所謂鼠鬚栗尾者是也按

廣雅鼠狼即鼪也一名鼪

音谷

鼠一名地猴江南呼爲鼪

其色黃赤如柚故名此物健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

虺莊子所謂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者是也

鼪鼠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等皮膚成

瘡至死不覺故亦曰甘口鼠爾雅云有螫毒左傳云食

郊牛角者即此物也

原劉敬叔異苑曰西域有鼠王

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
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
門咒願便獲無他衆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
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增酉陽雜俎曰舊說鼠
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溺一滴成一鼠時有
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甚美

按晉書云宣城郡出驢鼠大如牛形似鼠庠脚類象而
驢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

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
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
有大蛇能吞之又爾雅云鼪身似鼠而馬蹄長鬚而賊
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驢者即此物也 錄異記曰鼪

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
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
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鼪鼠者治其皮
爲帶頗能縞皺爲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

寶之 原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
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及千里外事也 鄭氏淵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爲蝙蝠
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
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
之蠃蠃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
髮向北呪殺巫鼠 又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博物志
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增段成式曰鼠食鹽而

身輕食砒而即死 又曰鼠膽在頭活取則有 原地

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 增錄異記曰白鼠身

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
掘之當獲金玉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原百怪書曰鼠咋人衣領有福至吉 增續雜俎曰

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原京房易

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

要占曰長吏居官厭盜賊法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於

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雜

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

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埒百日鼠種絕

增瑣碎錄曰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 朝野僉

載曰嶺南獠氏好爲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

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作聲

故曰蜜唧 雲南志曰廣南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醢

鼠捕飛蟲噉之 原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患鼯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 增尸子

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說文山如堂者密

原賈誼

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况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鼠二

原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鵡，子知之乎？夫鵯鵡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鵡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

以梁國嚇我耶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

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
中而笑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
矣常有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滅
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
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
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
自處耳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

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

謂傳因也爰易也
以此書易驗也

訊鞫論報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

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
容易磴磴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
穴坐銜竈藪也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

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增搜神記曰漢成帝建始四

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蘗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
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 原竇
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僚大會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
惟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
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志
曰公子倉舒早惠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

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太祖問之冲對
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俄而庫吏
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
無所問

詳諸王

又臧洪傳曰洪爲袁紹所圍糧乏乃掘

鼠而食

增西陽雜俎曰王肅以銅爲逐鼠丸晝夜自

轉

原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

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
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

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蹶而死即失衣冠視
如常鼠也 秦州記曰乞伏虜乾歸未移枹罕金城見
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
水悉至枹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晉陽秋曰大興
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
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增晉書曰郭
璞過江宣城太守殷浩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
色卑脚脚類象冑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

浩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得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
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兔并精見二午
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豎按卦名之是
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
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却亭驢山君鼠使詣
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淳于智善
厭勝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
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

旦有大鼠伏死於前 原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

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

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

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顧十擔水來鼠已逆

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

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

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

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

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
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
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
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函中何
物謂中者當厚賞否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
公曰狀之鐵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
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

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增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

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 南史曰東昏侯

在東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 談藪曰北齊蕭慤

達服帶爲鼠齧楊遵彥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

失官鼠後齧其鞵遵彥曰當復得官慤達曰鼠便爲吏

部尚書何關人事 北齊書曰李曉字仁畧釋褐員外

侍郎余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

行得免河陰之難 孔帖曰黃君漢爲李密守柏崔義

元見羣鼠渡河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舊唐書曰蜀賓國武德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大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即嗅而尿之瘡即愈 五行志

曰龍朔元年涪州貓鼠同處 又曰弘道初梁州倉有

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齧數百鼠反齧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孔帖曰李林甫一日取

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一大鼠躍出化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

而卒 廣異記曰御史中丞畢杭爲魏州刺史陷於祿

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一門遇害 河東記曰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

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閣舍
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
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
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佃使者一人
曰某當爲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
乃鼠也 宣室志曰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狸
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
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乃

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無一傷者 又曰

唐縉大歷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

躍出公大懼後數日貶縉雲守 唐書曰路敬潛爲遂

安令到官有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仗而號敬潛

不爲懼久之遷衛令 又曰王孝傑爲清邊道總管初

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白質歸命天亡之兆

及戰乃孝傑覆焉 闕史曰許昌郗尚書士美元和末

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興束帶已畢左手引鞚未及陷足

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入座大怒驚叱之略

無懼意自擲鞞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於鞞中間

奇錄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
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
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
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
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酉陽雜俎曰田
在實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

端聚葉似鷦鷯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

阜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

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斫鼠穴求

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

劫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洞微志曰虞部郎

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褚昌及見之

如十歲小兒出一啟爲贄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莊周

之壑已空孔緒之車何適仁得問孔緒之車出何書乃

厲聲呼仁得祖父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葆光錄曰

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稽神錄曰建康人方食

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無何其人卒 又曰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

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

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又

曰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憑几獨坐忽有鼠走至

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

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

壓碎再用後爲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又曰蘇長史

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吾必獨住

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褐衣來謁蘇

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
皆走入宅後竹林而沒即掘其處獲鼠三十餘頭皆殺
之宅不復凶矣 又曰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
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
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
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
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
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

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宋高僧

傳曰釋善無畏至烏菴國有白鼠馴擾日獻金錢 宋

史曰神宗生於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遼史國

語解曰地拍田鼠名正旦日上於窗間擲米團得隻數

爲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二十

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鶉卵化生既成

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明成化二年長

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二鼠相鬪忽墜爲二老翁

長可五六尺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
勸酬其歌詞云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
都被紅輪誤又云去去去此間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
三天天外天玉皇爲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爲一大鼠
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鼠三

原食火

飲泉

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狐
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沈懷遠南越志鼯鼠似鼯
鼠常洞地穴飲泉噬竹

銜炷

齧鞍

釋法顯佛遊
本記曰祇園

精舍燒香燃燈續明日月不絕鼠銜炷燒
幡蓋遂及精舍都盡下詳鼠二魏志

玉星金

室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

尾白

毛蒼

郭璞洞林曰宣

城郡有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象脚脚有三甲皆如驢蹄
身赤色胷前尾上白異物志曰鼠母頭脚似鼠毛蒼

口銳大如水牛而畏狗
水田時有外災起於鼠

盜肉

捧珠

上詳鼠二史記劉敬叔異苑

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壑夜有大鼠
浮水而來伏喜夫奴床角奴慙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

勢既退喜夫得反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裏
三斤許珠著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者也

有皮

無骨

上詳鼠一毛詩千寶搜神記曰晉太康中會稽
郡蟪蛄及蟹皆化為老鼠大食稻為災始成者有

肉而無骨

腹白

背蒼

上詳鼠一廣志郭璞曰鼯鼠狀
如小狐似蝙蝠肉足短尾頭脇毛

紫背上蒼文腹下黃喙領雜白也

爪長

尾短

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狐脚

短爪長

下

食鳥

毀牛

爾雅曰鼯鼠郭璞注曰江東呼鼯鼠者似鼠大而食

詳鼠一廣志

鳥在樹木上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

雖細困於安寢鼯鼠雖微猶毀郊牛

尾飛

背

騰

上詳鼠一山海經下見郭璞飛鼠贊

肉萬斤

壽三百

上神異經下抱朴子並

詳鼠

見東宮

獲北苑

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五月魏書曰永

一

興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尋死剖之腹中三子盡白

穿墉

發機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

墉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

貓食

犬捕

大蜡迎貓為其食田鼠也使犬捕鼠

畏人

聞論

詩序碩鼠刺貪也刺其君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說苑曰梁上鼠飽聞長

者論 正月出 季春化 大戴禮曰正月田鼠出田鼠者

鼠化 為鴛 見芳林 養會稽 齊武時白鼠見芳林園中

養鼠千頭呼之即來遣之 增吐腸 燒尾 上詳鼠一

瑣言竇璠久不第晚娶宇文翊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

火云因鼠尾曳火而作韋說因謂璠曰魚將化龍雷為

燒尾者璠大慙 盜米 齧衣 劉敬叔異苑南陽趙

米為鼠所盜乃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

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視之有米在焉 許邁別傳曰邁小名映有鼠齧映衣

乃作符召鼠畢至中庭映曰齧衣者留不齧衣者去羣

鼠並去惟一鼠獨住 書符 銘刀 桂苑叢談僖宗末

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廣陵丐者杜可均

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曰人以衣
襖換酒收藏不謹鼠齧其衣杜即令治淨室曰頃年記
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書此室永無鼠矣主得
符焚之鼠遂絕蘇軾却鼠刀銘野人有刀不愛遺余
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
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
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窸窣叱呵不去啖齧棗
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
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
有甚者聚為怪妖畫出羣鬪相視睚眦舞於端門與王
雜居猫見不噬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
刀槲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
試之彌旬凜然以驚夫猫驚禽畫巡夜伺拳腰弭耳目
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驚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
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
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走

穴入角

孔帖黃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五代史南漢劉龔病卧名右僕射與

語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漸小耳

橫庭出穴

李賀詩橫庭鼠逕空土澀梅

堯臣詩飢鼠稍出穴

上檠

窺鬣

蘇軾詩卧看飢鼠上燈檠黃庭堅詩近來鼠輩欺猫死

窺鬣翻盆攪夜眠

鬪穴中

伏花間

春秋後語秦韓相攻軍於闕與趙王問廉頗曰

可救否對曰道遠險隘難救也又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嶺表錄異紅飛鼠多

出交趾廣甓龍州背腹有深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去南中婦

人皆買而帶之以為媚藥

算減一升射得三子

西京雜記曹元理算東西困米

不差圭合西困差一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唐袁天罡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匣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

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
四發視之鼠生三子矣

鼠四

原騏驥不捕

騏驥使之捕鼠不如狸狌

孟賁必噬

淮南子云孟賁探鼠穴必

噬其指失其勢也

增社君

抱朴子山中稱社君者鼠也

有牙

王元之詩夜辟頻驚

鼠有

舞宮門

漢書昭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於王宮端門中王使吏以酒脯飼之鼠舞不

休一日一夜時燕王旦謀反將敗之象

愛行跡

晉世說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文為撫軍時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曰鼠被

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

饑鼯啼

文選飢鼯夜啼喻荒旱意

銜尾

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渡李密將敗屯營羣鼠相銜

進退其行韓子狐鼠進退其行一前

一却故也

首鼠兩端漢書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

貓

鼠同乳

朱泚軍中貓鼠同乳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

蛇鼠相鬪

景雲間有蛇鼠鬪於

右威衛營東衙槐樹上蛇為鼠傷鬪者兵象

鼠五

增詩唐曹鄴官倉鼠詩曰官倉老鼠大如牛見人開倉

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 宋梅堯

臣聞鼠詩曰燈青人已眠饑鼠稍出穴掀翻盤盂響驚

聒夢寐輟惟愁几硯撲又恐案書齧癡兒效猫鳴此計

誠已拙

王元之竹齋詩曰商嶺多修篁蒼翠連山谷

有鼠生其中薦食無厭足春筍齧生犀秋筠折寒玉飫
飽致肥腴優游恣蕃育林密鳶不覺穴深犬難逐鳳凰
餓欲死彼實無一掬惟此竹間鼯琅玕長滿腹暖戲綠
叢陰舉頭傲鴻鵠不知商山民愛爾身上肉有鍾利其
鋒有錐鋤於鏃開穴窞如囚洞胸聲似哭膏血尚淋漓
攜來入市鬻竹也比賢良鼠兮類商俗所食既非宜所

禍誠知速吁嗟狡小人乘時竊君祿貴依社樹神俸盜
太倉粟朝見秉大權夕聞罹顯戮彼狡無害賢彼鼠無
食竹 蘇軾竹鼯詩曰野人獻竹鼯腰腹大於盎自言
道旁得採不費置網鷗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
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有若兒脫襁念茲微陋
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
擇獸行舐掌

原賦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跖竇排虛巢居穴處惟飲

啞於山澤悉潛決於林蘗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
微蟲乖羣異侶干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
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
蟠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噏煙而遊森聳然今者之所
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
翫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
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懣懣咀吁睢離睽賜
鬚似麥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

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體疥癩偏多姦計衆中無敵託社
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閑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
地高擲登機緣櫃盪扉動帟忉忉終朝轟轟竟夕是以
詩人爲辭實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留髡之香澤傷
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為之
被謫亦有閒居之士倦遊之客絕慶弔以養真素擯左
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羣鼠乘間東西
攬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

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歌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
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 增宋蘇軾黠
鼠賦曰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
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
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橐中
有死鼠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
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
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

原贊晉郭璞鼯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爲鼯漢朝莫知

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又鼯鼠贊曰鼯之爲

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爲大任

又鼯鼠贊曰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

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又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

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駕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又飛

鼠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鳴鼓翰儵然背騰用無

常所惟神斯憑

增說唐柳宗元永某氏鼠說曰永有某氏者拘忌異常以爲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施無完衣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由是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恣暴尤甚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似丘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比肩獸一

原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鉅虛比為邛邛鉅

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鉅虛負而走其名曰蹯 呂氏

春秋曰北方有獸名蹯鼠前而免後 增埤雅曰蹯前

足纔寸許後足凡一尺 張揖注漢書曰邛邛青獸狀

如馬巨虛似騾而小本草稱巨虛食菴閭子而仙則是

物之至駿者也 說苑孔子曰蹯非性之愛邛邛巨虛

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蹯也為其得

甘草而遺之故也

比肩獸二

原贊晉郭璞比肩獸贊曰麀與巨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獬豸

原虎爪

龍首

爾雅曰獬豸類羆虎爪食人迅走羆勅俱切海內經獬豸龍首而蛇身居於

弱水中

少咸山獸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獬豸其音

如嬰兒食人

堯時民害

淮南子曰堯時獬豸為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獾一

原白豹

黃熊

爾雅曰獾白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痺脚黑白駿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彊

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文曰獾似熊黃色出蜀說

啖鐵

食腦

抱朴子曰東方識啖鐵之

獸實賴神禹之書大荒之籍矣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獸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爪名獾獾欲食人腦或

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色蒼白

皮溫煖

廣志曰獾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

增獅首

象鼻

埤雅獾獅首豺髮銳

髻卑脚圖經獾象鼻犀目牛尾虎足

切玉

消鐵

埤雅獾糞可為兵切玉物類相感

志獾溺能消鐵為水昔閔氏誤吞針入腹刺血盈盤以獾溺服之其針消矣

賜皮

畫屏

孔帖薛萬均卒後嘗賜羣臣獬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
愴然曰萬均朕舊勲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
因命即焚之 本草集
解唐世多畫獬作屏 食鼎釜 充佛牙 今點蜀及
峨眉山中時有獬土人鼎釜多為所食 圖經其齒骨
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
佛牙佛骨
以誑俚俗

獬二

增贊唐白居易獬屏贊曰獬者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
辟瘟圖其形辟邪遂為贊云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
曰獬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

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貊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
王法不一爍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
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貊無乃
餒而嗚呼匪貊之悲惟時之悲

夔

原跚跚

翹跬

一足跚跚而行
翹跬跬跬於夕陽文

音如雷

帝王世紀云黃

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

形如鼓山有

夔如鼓

一足

蒲牢

原求食海畔

鑄形鐘上

文選李善注曰海畔有獸名蒲牢性畏鯨每食於海畔鯨

躍蒲牢則鳴聲如鐘又云今人多鑄蒲牢之形於鐘上斲槌為鯨形擊鐘每天子出則擊之

狴

原無兩足

購百錢

爾雅曰狴無前足郭璞注曰晉太康七年名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

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類也或說狴似虎而黑無前兩足說文曰狴獸無前兩足漢律能捕狴獸購百錢

增詔求

服貴

唐書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狴三頭狴猛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嘗

詔諸道廣求此獸搜踐山谷郡縣告勞防虞籠檻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盡令逐及敬宗即

位聽復獻之
唐回鵲傳點夏
斯國服貴貂
豹說文作狔

白澤

增山海經曰東望山有獸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
明照幽遠則至 黃帝內傳曰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
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
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
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乃作辟
邪之文以記之

角端

增宋書曰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角在鼻上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譯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一說旄星之精也 癸辛雜志曰元太祖駐師西印渡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能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獺一 山獺 海獺 附

增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率以正月取魚水傍四面陳之
謂之祭魚能知水之高下其為穴必預度水所不至鄉
人以是為潦水之候舊說諸畜肝數皆定惟獺肝一月
一葉十二月則十二葉 本草釋名曰字說云正月十
月獺兩祭魚知報本反始獸之多賴者其形似狗故字
從犬從賴大者曰獺又鹽鐵論以獨為獺羣為獺
如獺之與獨也 本草集解曰獺四足俱短頭與身尾

皆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居水中亦
休木上嘗縻致大水甕中在內旋轉如風水皆成旋渦
西人以其皮飾毳服領袖云垢不著染如風霾瞽目但
就拭之即去也 又云古有獼飲酒而斃之語物之性
也今川沔漁舟往往馴畜使之捕魚甚捷亦有白色者
或云獼獼無雌以猿為雌故云猿鳴而獼候 叙例曰
獼膽分杯常試不驗惟塗於盞唇但使酒稍高於盞面
分杯之事亦古今傳誤也 山獼出廣之宜州嶧峒及

南丹州土人號為插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
皆避去獼無偶則抱木而枯猺女春時成羣入山采物
獼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
之負歸取其陰一枚直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
峒獠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
方士多以鼠璞猴胎偽為之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
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躍然而動蓋陰氣所感也
海獼生海中似獼而大如犬脚下有皮如胼拇毛著

水不濡以其皮爲風領云亞於貂焉如淳注博物志云海獼頭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其毛似獼大者五六十斤亦可烹食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獼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云獼嗜鮐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鮐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獼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拾遺記曰孫和悅鄧夫人嘗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獼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

購數百金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為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更益其妍 搜神記曰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意欲留俟之復疑鬼物初便疾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

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
年少者也 酉陽雜俎曰元和末鈞州鄖鄉縣有百姓
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先閉於
深溝石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甚厚令
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獺二

增赴魚

捧鱗

杜甫詩溪喧獺赴魚
下劉禹錫詩

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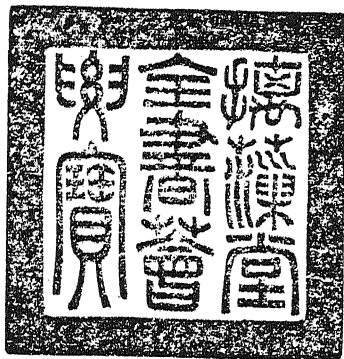
增詩唐劉禹錫有獺吟曰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
祭不敢食捧鱗望青天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著肩漁翁
以為妖舉塊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何地無
江湖何水無鮪鱸天意不宰割菲祭徒拳拳空餘知禮
重載在淹中篇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謹案第十頁前四行惟偏凌而干進按賦彙偏凌
作褊淺



金
石
文
字
考
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